

開放文學－風花雪月－繪芳錄  
第二十四回 設機局騙人還自害 歎報應憐舊復多情

話說柏成與劉蘊計議停當，去騙冷桓。柏成回房提盞手燈，急急的出庵去了；將至冷家門首，故意把腳步放慢了，平一平氣，裝著從容不迫的樣子，走進門來。見門房內燈火輝煌，冷府眾家丁在裡面吆五喝六的飲酒招拳。見了柏成，齊齊立起道：「柏大哥來得正好，喝一杯去。」柏成陪笑道：「我有事來見你們貴居停的，煩那位上去回聲。」早走過個小廝，領了柏成來至書房。冷桓已吃過夜飯，在地下踱來踱去的想著事。忽見柏成進來，忙讓他坐下，小廝送上兩盞茶，退出。

冷桓道：「你晚間出來何事，莫非內裡有了好消息麼？」柏成道：「消息卻沒有得著，倒打聽了一個好機會，也算是個好消息。適才少爺叫我上街買物，碰見撫院貼身的二爺，他與我相熟。我順便問他的消息，他說現在撫院忙著籌款寄家信呢，料想是沒有空閒料理你主人那件事兒。我問他籌什麼款，難道若大一座撫台衙門，還沒錢用，要籌款麼？他說因我家大少爺回籍招親，又要修理柏塋祠堂，至少也須帶七八萬銀子回去，刻下已籌得七萬多了，還欠幾千兩銀子。敝上的性格古直，又不肯挪用庫項，衙門雖人，一時那裡借得齊七八萬私款來。就是這七萬多銀，也很費了一口氣力。此刻敝上叫我隨便互那家舖子裡去借兌幾千銀子，停兩日算還他。我要去與舖子裡商議借銀子，明日打發他們動身，不得空兒陪你閒話，說罷他即匆匆去了。我想你老人家正要謀幹那件事，何妨先送幾千銀子去湊他個趣，豈不是好機會麼？我回去稟明家爺，我家小爺也說我想得在理，又說那件事還未有實在消息，先叫冷爺出銀子，怕的冷爺不相信。好在撫台又沒有指明向冷爺借，你倒不要去說罷。我說那也不妨，難得有這個機會，我去告訴一聲，行止聽他老人家的便，我又不去屈他。小爺答應了，所以我特地送信過來，你老人家酌量而行。在我看遲早都要送的，當日原說討撫院個白情，外面花費些兒。如今把外面的分送些進去，討本人個歡喜，豈不更好！橫豎我們只出一宗兒。」

冷桓聽了，笑道：「你爺也太多心了，全是為我的事，他又不落己，我如果不相信，起先即不托你爺了。你家小爺太覺迂泥，還是二爺活套。真正倒難為你了，只好待事成加一倍酬謝罷。你二爺少坐片時，我叫人去兌了銀子，同你送去。」柏成道：「你大老爺既然相信送這項銀兩，我還有一句不中聽的話，要回明你老人家。銀兩送去，他必然歡喜，但是不可矜矜張張的送，怕撫院要多心，難道我這座大衙門，幾千銀子都辦不出，豈不討人笑話。須得我家小爺，悄悄的親自帶了進去，說明原委才好。不然送了去，他翻轉臉不收；那才把大事弄壞了呢。」

冷桓道：「真虧你慮得到，我幾乎把這件事做錯。那怎麼了，我少刻將銀兩送至你家小爺處，聽憑你爺怎樣去辦，斷然不錯的。總之我日後一齊叩謝罷，此時我也不空說那好聽的話了。」柏成笑道：「你大老爺辦事真大方，又決斷，不是那小家子氣象。曾記得當日，我跟老主人在京那時，老主人還在部裡當差，做出事來同寅的人海誇獎老主人好，將來都不止終於部曹的。我看也似你老人家這樣脾氣，後來果然老主人入閣大拜，應了眾人的話，我不怕你老人家多心，雖不能拜相，那督撫藩臬是不愁的。大凡有作為的人行事，都與人各別點兒。」說得冷桓滿面得意，義與柏成閒談了幾句。柏成起辭，又囑咐冷桓道：「你大老爺可趕快送來，倘或他已經借得，送去了也是收的，即不見得十足的情分了。」冷桓連稱曉得。

柏成回至庵內，細細對劉蘊說了，喜的劉蘊手舞足蹈，痛贊柏成辦事停妥。不多時，有人叩門，柏成忙去開了，見冷府兩名家丁點的官衙手燈，帶著數名粗使大漢，抬了兩轎銀子進來，當面交與劉蘊檢點，又說了一番拜托的話。劉蘊道：「請你家老爺放心，預備著到任罷。」柏成邀了他們出來，款待茶果，又去取了劉蘊親筆「收刊冷姓紋銀三千兩」收條一紙，給來人回去銷差。坐了半响，冷府家丁辭去。柏成進來，與劉蘊打開銀鞘，一封一封的搬入房內。

眾尼爭來詢問，劉蘊回說：「是南京轉寄來的，恐我日久缺乏使用。其實呆氣，我那裡使用得這許多，難道在這裡過了年去不成。」眾尼道：「我們正欲留你過一世呢，好容易就走了，你山該捨不下我們來。」劉蘊笑道：「我亦不想回南京去，明日倒要出門走遭，去石一家親眷，三五日就來了。只帶柏成同去，我有物件在此，又有家人留在這裡，你們也該放心，不致防我溜走。我若要真溜，也不告訴你們了。」眾尼見劉蘊要去看親眷，隨身物件又不帶去，不好十分攔阻他，只說：「快去快來，不要望壞了我們。」劉蘊早與柏成議定，「只能你我私走，其餘家丁只好狠心丟下他們，不然眾石頭起了疑心，牽絆住了，傳說與冷家知道，即難以脫身」。夜間，柏成將冷家來的銀子全數放在一隻空箱子裡，又將緊要物件藏在兩牀行李內。收拾停當，早見東方日出，忙入內喚起劉蘊，又假意囑咐眾家丁，不許滋事。「我到紹興去看親眷，三兩日就回來的」。柏成昨晚已僱定兩匹牲口騎坐，一輛車子裝載行囊一別過眾尼，上了牲口，一溜煙出城，叫了一隻小船，連夜向南京進發。

單說冷桓次日清晨，命家人備轎拜客。出了門，只見滿街的人交頭接耳，唧唧的議論，知道杭州出了事，忙喚過一名跟隨家丁，叫他去問。不一時，那去的家丁倉惶失措的跑至轎前，喘著回道：「不知撫院大人犯了什麼罪，京中差了兩位欽差官來抄沒家產，鎖拿入都勘問。小的怕係謠言，即到撫院衙門打聽，果見合城文武官員都在那裡，又有許多兵丁圍在衙門，不許閒人窺探。至於為的什麼事件，小的無處訪問，卻不曉得。」冷桓聽了大驚，心內早劈劈的跳了起來，忙道：「你再去細細訪問明白，不可大意。」一面又吩咐轎夫回頭，不拜客了，「速到紫竹庵拜會劉大老爺去，問他即知底細」。轎夫答應，到了庵前，入內通報。少刻領著劉家的家丁至轎前請安道：「家爺今早往紹興看親眷去了，不兩日即要回來，再到大老爺公館謝步。」

冷桓聞說劉蘊已去，分外著急，心中猜疑不定，只得坐轎回米。進了門，見那打聽的家丁早已回來，隨著冷桓到了書房，把京中御史如何參奏撫院貪婪不法，所以放欽差來抄拿的5又怕走貓風聲，撫院去做手腳，兩位欽差一路俱是扮著商賈模樣，昨晚即進了城，亦無人知曉。今早一面知會在城文武調兵圍抄，一面即去開讀聖旨。「小的回來的時候，親見撫台大人已上了刑具，坐在一頂沒頂的小轎內，前後還有多少兵丁擁護。餘外一起一起的，多是挑抬著抄查之物」。冷桓聽了亦無言語，在書房內團團的走來走去，心內毫無主見。又帶了一個小童，親自上街市訪問，果然撫院已鎖拿入京，現在撫院的印，暫交藩司護理。冷桓無精無神的回來。

過了幾日，又到撫院衙內細為訪察，方曉得遭了劉蘊的騙，直氣的暴跳如雷。若要聲張，又因與他同科，於自己有礙；若不聲張，白白的丟了許多銀兩。又至紫竹庵來，尋劉蘊的一班家丁，想套問他主人著落何處。眾尼道：「不要提那起下流東西，昨日都被我攆走。原來他們是一起騙子，騙了人家銀兩，先溜走兩個。我們出家人也不至於出首他，只攆走了他們，免得帶累我們清淨之地。」冷桓聽了，更五指望，只好自認晦氣，結交錯了人。待新巡撫來省，再作別的計較。

且說劉蘊與柏成連夜離了杭州，不一日已至常州地界。劉蘊對柏成道：「連日不知杭州消息如何，怕的冷家不肯干休，要告發起來。二則回至南京，老太爺必要責備不稟命而行，與那揚州鬧禍的情節。莫若再遲數日，俟老太爺氣平了回去，可保無事。」柏成道：「隨你老人家便，縱然你老人家不懼，小的也擔當不起，爽性不回去，倒也罷了。待老太爺想你老人家起來，趁著那個巧宗兒回家，一句閒話都沒得。」

劉蘊點首稱善道：「我們在外飄流著也不是事，我想現任鎮江府是我的同年，明日托言到他衙門內住幾時，連使用都可節省些。今日難得天氣晴朗，我同你上岸去逛逛。聞得此地惠泉山的姑子們，是天下聞名的，大可賞識一遭。」柏成笑道：「罷喲，再不要提這些禿頭了，杭州的把戲還沒有鬧得清淨，你老人家倒又想到惠泉山的女占子了。真正好了瘡疤，忘了痛的話。可憐丟在紫竹庵那一班我輩，如今不知怎樣？遙想眾禿子們還肯多養活他們一天麼？你老人家實在高興，就請去逛。此間人地生疏，我不敢離船上一刻兒。」劉蘊道：「這也好，你在船上坐著罷。我上岸去去即來。」又開箱取出個小銀包，帶著登岸去了。

柏成獨坐在艙中，呆呆想道：「事雖做過，我倒想了怕起來，倘或冷家告發出來，以及回家老主人怒惱，他必一齊推到我身上。況且他一味貪戀玩耍，外來的銀兩又不肉痛。前次在杭州二千兩銀子，不過兩個多月即使用完了。這三千兩若任意使用，也不

濟事，再用完了那就真沒處設法。他嘴裡雖說到鎮江去，心裡仍在這惠泉山上呢！我何苦擔驚受怕，跟著他也落不得一點便宜。我既代他設策丟了同伙們在杭州，他明日回過味來，也把我丟了，那才是自設磚自砸腳呢！不見祝家的王德，我聞也很巴結著主人，不顧蹈湯赴火的去幹事，如今弄得身受刑罰，想起來亦是他主人帶累。不要日後我也像他，那就不好了。」柏成愈想愈怕，驀地計上心來，笑道：「我也弄他個空兒，叫做騙中騙。」

正想著，劉蘊已回船來。柏成伺候他吃了晚飯，搭著訕笑道：「今日逛了幾處姑子廟，比杭州怎麼？」劉蘊道：「此地好得多呢，我明日仍想逛一天再開船，不知你可願意？」柏成笑道：「爺說那裡的話，爺們要逛一日，小的敢阻擋麼？就是這句話，我也當不起。明日我倒要隨著去見識見識，此地怎生好處？」劉蘊聞柏成也要同去，十分歡喜道：「你明日去逛過了，才曉得我不說謊。」柏成道：「誰說爺說謊的。」一宵已過。

次早，劉蘊換了一套新豔衣服，命柏成帶了數十兩銀子，「準備今日大大樂他一樂，明天好開船」。柏成應著取了銀兩，同劉蘊齊上岸來。回頭命船戶「看好艙中物件，我們回來得快」。他主僕二人在路說說笑笑，不多一會，到了一座庵前，門額上題著「曇花庵」。劉蘊是昨來過的，昂然直入，裡面早有三四個姑子迎接出來，齊笑道：「劉老爺真是信人，連約的時候都不差刻兒。」柏成見這幾個姑子皆未落髮，如在家人一樣，都是濃妝豔抹，體格妖嬈，年紀又均在二十歲內外。邀著劉蘊至裡間坐定，請柏成在下房內去坐，也有兩個年輕的道婆過來奉陪。

柏成說笑了一會，起身道：「我去去即來，若是我家爺問及我，煩你們回聲，就說解手去了。倘或來遲，千祈你們遮蓋著，不要使我回來碰他的釘子。實告訴你們罷，我也有個相好的，要偷空去瞧一晌兒。」兩個道婆笑道：「好喲，想必那人很俊呢，你才牽腸掛肚要看他去。你家老爺問到你，我代你說就是了。回來卻不可忘了我們，雖說配不上你那相好的，也不至辱沒了你。到處靈山都有廟，何必一定到那裡把香燒。」柏成笑著，一面作揖，一面搭訕走出道：「你兩位真是好人，少停罰我備個大東道請你們罷。」又聞劉蘊在裡面高聲叫道：「今晚在你家吃醉了，定見不回去的。我家拍二爺的席面不可草率，也要同我一樣。」

柏成聽說，知劉蘊一時不走，分外放著膽，出了庵門飛也似的回船來。將至船前，故意裝出那倉惶的形色，兼之一路跑回，面紅氣喘，上了船頭，即問道：「你們的人可全在船上麼？」眾船戶見柏成如此情形，不解何故，忙道：「我等都在這裡，二爺有什麼事，這等著急？」柏成一面搖手，一面跨入艙內，跺腳道：「這是那裡米的晦氣，不是在這地方住一日也不得撞見對頭。」眾船戶道：「二爺到底什麼事？」柏成拍手道：「什麼事呢，不過是那杭州的事發作罷了。偏生就在耽擱的這一日內，仁和縣差尋到此，我看這場官司可得鬧不清呢！」

眾船戶由杭州開到常州，在路也走了七八日，常聽得他們主僕咕咕噥噥的議論杭州之事。雖然聽不明白，亦偶爾聽得兩句。

因為事不關己，也不理會。此時聽柏成說了出來，竟是杭州所乾的事。又見柏成甚為驚惶，即問道：「柏二爺，這件事可拖累得著我們麼？」柏成嗒道：「怎麼拖累不著，就怕要迫你們船戶作窩家，那就不妙了。」眾船戶聞了，人人嚇得面上失色，對柏成磕頭道：「柏二爺，你是曉得我們船戶是拖累不起的，裝了爺們這宗交易，本也沒有撈得著，如今再拖一場官司，眼睜睜我們是死的了。總求你二爺積點陰德，設個法兒開豁我們才好呢！」

柏成又故意沉吟了一會道：「也罷，拚著我一人頂磨去，可憐你們一隻小船，吃飯的人又多，那裡拖累得起。快些將我船上的物件搬了上岸，你們將船速速開到別處躲避一二日，即沒有事了。」眾船戶聽了，感謝不已，七手八腳的下艙幫著柏成搬取物件。柏成將箱內銀兩包紮在一處，揣入懷內，見眾船戶已把物件收拾停當，柏成忙忙的上岸，領著眾人挑抬到一家當典內，叫他們放下道：「不如把這些衣囊物件暫行質典，輕鬆著身子，好去打官司了。」此時眾船戶嚇得沒了主見，但求早早開去，免得拖累，惟有順著柏成的話說好。柏成將物件行李一件一件的搬至櫃上，叫典裡估當，又命眾船戶速去為是。眾人謝了一聲，飛風的回船，開向他地方去了。這裡柏成把各物當了數百銀兩，另僱了一隻快船，連夜趕回南京，接了家眷奔清淮而去。下文自有他的交代，暫且不表。

且說劉蘊在曇花庵內，說笑的甚為熱鬧。少頃，又擺上酒來，招拳行令的作樂。忽然問及柏成道：「他也在外面吃酒麼？」道婆回道：「他說解手去了，還有別的事件，恐其來遲，你老人家問他，囑咐過我們，代他回聲呢。」劉蘊也不介意，直吃到月色西沉，漏聲四滴，劉蘊已醺醺大醉，伏桌而臥。道婆等上來將他扶入房內安睡，又派了一個年輕姑子陪他。這一夜風倒驚顛，綢繆備至。次日旁午，才起身出房。劉蘊迭聲說呼喚柏成，道婆道：「他昨夜沒有來。」

劉蘊甚為詫異，不由得臉上變色道：「這奴才真真奇怪，煩你們至船上喚他上來，我有話說。」道婆答應，去了半晌，回來咕著嘴道：「一條河邊我都找遍了頭，也沒有見你老人家的船，將我們跑路當要子呢。」劉蘊聽了分外著慌，立起道：「沒有的話，難道溜了不成？待我去尋。」眾尼昨夜見柏成未來，卻不在意。今早道婆去找，又未找著，即有點疑惑，又見劉蘊大驚小怪的起來，如何肯放劉蘊一人去尋，即叫了道婆與一個使用的男僕，同劉蘊找去。到了泊船的所在，劉蘊四面一望，果然沒有。問到鄰船上，都說：「昨日午後，你家二爺慌慌忙忙的跑到船上，唧噥了一會，帶著船戶將行李物件一齊發上岸去，船戶不一會空身回來，即開船去了。我們問他，也不肯說。看來好似出了事的一般。」劉蘊聽了，嚇出一身冷汗，怔怔的站在岸上。道婆道：「他的去處你是知道的，必然同你老人家說明了。還清鉅；到我們庵中去罷，都要尋著的。」

劉蘊無奈，只得隨了道婆等人，仍回庵內。道婆將適才的話，一一對眾尼說了。眾尼齊冷笑道：「真是新奇得很，他早也不走遲也不走，你老人家在這裡住了一夜，他就走去了。實在是巧的有趣，好像約定了的。況且他是你老人家得用的人，同走了多少路也沒有溜走，若不是得用的人，你也未必把銀兩交代他。他既然溜走了，你老人家必定要追尋他的。昨日我們服侍了你老爺一夜的費用，請開發了罷，你好乾正經去。」說得劉蘊滿面紫漲，陪著笑道：「我此時再說些，你們也不相信，好似我主僕合手來騙你們。橫豎找也不走，還住在你庵內，定要尋著他，不然我亦不肯善自干休。」

眾尼皆「嗤嗤」冷笑道：「不怕你多心的話，我們終年靠的什麼？若是這一個去，那一個去，我們這座庵堂久經變賣了。」

我們也不想圖你看顧，請你把昨日的使用開發了，你再找你的船去。多分在那裡等著，你們心內明白就罷了。方才你說要住在我們庵內慢慢尋找，豈非我們賠了夫人又折兵麼！」說著，那兩個年紀火的姑子回身入後，罵著道婆發話道：「你們這班瞎眼的，隨便是人是鬼都要招攬來，也不將驢眼睜開望望。」又見昨夜陪劉蘊過夜的小姑子，哭著說著道：「你老人家也該摸摸良心，他們不過使用了好些，我是父母遺體賣錢的。」那兩個道婆亦上來道：「劉老爺你行點方便罷，你聽我們受抱怨呢，辛辛苦苦伺候著你，一點好處沒有，反落些埋怨。」

你一言我一語，把劉蘊羞得無地縫可鑽，忍又忍不下去，欲要發作苦於自己情短理虧，說不得，賭氣將暖間佩的洋表以及嵌玉鑲金等件摘下道：「留此作個押頭，估算你們也不吃苦了。我去尋著他，再來贖取。」眾尼始而不受，兩個道婆從旁做好做歹的說了，方肯收下，還說了多少難聽說話，攆逐劉蘊出門。劉蘊方跨出庵門，兩個道婆「咕咚」一聲，把門關上，又啐了兩口。

劉蘊直氣的眼紅眉豎，恨恨不絕。復到河邊尋了一回，仍無蹤跡，眼見得柏成起了不良，勾通船戶溜去了。身畔分文皆無，只得將外面穿的一件小毛短褂脫下，當了幾兩銀子使用。又尋了一個客寓，暫且住下，慢慢訪問。欲待回南京去，此時人財兩空，更無面目回家。雖有幾處世交住在常州，身上沒了短褂，怎好見人，急得進退兩難，毫無主意。過了兩日，那幾兩銀子又使用完了，又把長衫脫下去當。

客寓裡見他如此情形，終日歎氣咯聲不絕，怕他尋了短見，帶累自己，又把劉蘊逐了出來。此時身上沒了長衫，更難見人。

走至河乾無人行走的處在，淌了幾點眼淚。自己罵著自己胡塗，有眼不識好歹，該受苦的。又罵柏成狠心禽獸，「平日待你不薄，你反恩將仇報，害得我難回家鄉，難對父母。我今進退無門，惟有一死，即做鬼也不能饒你」。又望著南京叫聲「父親，不肖兒子今日永別你了」。咬著牙齒把雙眼一閉，頭一埋，栽入河內。把河水打了一個大大水窩沉了下去，在那遠遠的水中冒起，復又

沉下。劉蘊直覺得耳內雷鳴，嘴裡止不住一口一口的水咽入，昏昏懵懵，順著下流或沉或浮的。劉蘊只要一時半刻腹內水吃足了，即嗚呼哀哉！

誰料劉蘊命不逢絕，上流來了幾號官船，揚帆鳴鑼而至。那船內是誰，原來是陳小儒帶著家眷人等，回鄉祭祖。小儒到了江寧府，任了兩月，辦了一件多年不清的欽案。幾任府官皆未理出頭緒，經小儒問了一堂，即頓時明白。程公將此案單片題奏上去，小儒即升了揚州關道。適值江寧藩司丁艱出缺，程公又調授兩廣總督，兩江當放了熊桂森來。熊公是小儒會試老師，師生本來契合，到了任，即奏請小儒護理藩篆。不足兩月，新任藩司已至，小儒交卸已畢，趁此機會且不回關道的任，請假四個月回鄉祭掃。熊公因關道本行人代理著，可以暫緩回任無妨，遂准小儒請假四月。小儒擇日攜眷回裡，此時小儒是司道人員，非府縣可比，一路上迎送不絕。

今日已抵常州地方，現任常州知府何炳乃小儒的鄉試房師。若論官階，常州府理當迎接，小儒因是他的門生，不當送迎，悄悄吩咐船戶，不許此地停泊，揚帆直下。小儒正同方夫人帶著三個兒女，倚窗玩賞野景。今年小儒的大公子年方十一歲取名寶徵，二小姐九歲乳名寶珍，三公子八歲名寶焜，皆生得粉裝玉琢，秀倩絕倫。二位公子又聰慧過人，現從甘誓在衙內讀書。小儒看著這三個兒女，也自歡喜。

忽聽得船頭上喧嚷起來，即命人查問何事？見雙福進艙回道：「上流淌下來個死屍，被我們座船舵牙鉤住。眾水手撈起，摸他胸前尚有微熱。家人也過去看看，好似南京劉仁香的模樣。有幾名水手向來認識他，也說酷像，是以大眾議論喧嚷。」小儒忙道：「不問他像誰，既然胸口未冷，快些救轉過來。問他失足落水的，還是自尋短見的？問明了來回我。」雙福答應出去。過了一會，又進來道：「真真奇聞，那人已救活了，細問他名姓，起先並不肯說，再三問他，竟是南京劉仁香。」小儒詫異道：「他怎麼到這裡來，怎麼又跌在水裡，你可細問他個明白麼？」雙福遂將劉蘊如何避禍杭州，又如何到了常州，被家丁柏成拐騙，而今進退不得，又無面目回轉南京，所以才自尋短見。「他現在已知道是我們座船，慚愧的了不得，仍要跳下水去。家人叫水手等看守，請示怎生發落他？」

小儒聽了，長吁道：「報應昭彰，絲毫不爽。劉蘊擅盡威風，作盡罪孽，今日也有這般下場，弄得有家難歸。想他亦係科甲出身，堂堂朝廷言官，作踐得身敗名裂，真令人可發一歎。」方夫人也歎啟，道：「可見福善禍淫，自有天理。劉蘊與祝自新兩個魍魎，把祝家叔叔兩次三番拖累。祝家叔叔不過受了些挫折，如今仍然發跡，毫無損處。日前風聞祝自新失了丈人家靠背，發恨到南海修行去了，還算他回頭得早，尚有見識，強似劉蘊作惡不改，弄到這般地步。今日恰好我們的船走這裡經過，偏生又被我們救起，這也是仙命不該絕，造化巧於作合，將這功德留待我們做的。你不可記憎他前事，古云：救人一命，勝造七級浮屠。況他前數次播亂反正，並未與我家為難。今番得此報應，也算自作自受了。」小儒笑道：「沒有的話，你即不勸我救他，我也不肯既救了他，何得不把他救徹。即如日前祝自新的事，他裁害沈家，咎有應得，我未嘗於法外稍有苛求。若是不念劉蘊同年的情分，我即據祝自新所供追究，還怕劉蘊飛上天去？好在沈家沒有指名控他，我亦明知故昧，一放過他去。他此刻既受天罰，我再記他前怨，也不是我平日的為人。你還不知我性格麼？」說著，起身出艙。雙福道：「大人出來了。」

劉蘊為眾水手救起，吐出多少水來，漸已蘇轉。又聞得是陳小儒的座船，惶恐無地，暗想：「小儒與我同科舉人，我還比他早一科入詞館，只因我處處心術不正，未能害人反害了自己，弄到今日狼藉不堪，死都遲了。小儒前年雖成了進士，不過得了個榜下知縣。初任江都即聲名大噪，未交兩年已到了司道地步，功成名立。又聞他聖眷憲眷皆優，將來不怕不到督撫的位置。我與他比較起來，不啻天淵之殊；」愈想愈愧，又私自追悔；及，恨不能仍然跳下水去，又被眾水手拖住不放。

忽見小儒笑吟吟的走出，如今小儒已發了胖，面似銀盆一般，不濃不淡的掩齒青須，體圓步重，足稱大員氣度。劉蘊只得老著面皮，顫抖抖水淋雞似的站起，搶前一步，似跪非跪的道：「大公祖久違了，難治生真不是人，真可愧死。諒來治生的細情，大公祖盡悉，毋庸贅陳。又荷大德拯救殘喘，感仰不朽。但是治生何顏再立人世，不若葬於魚腹，借河水洗吾羞恥，一死倒還乾淨。」說畢，不禁大哭。

小儒亦覺淒然，忙挽住道：「仁香切不可如此，你我世交非比外人，還來笑你不成？人生誰不失足，只要知止而悔，即是丈夫。況你我正在壯年，將來作為誰能逆料。而且你平時也是個曠達人，因何存此短見。」又回頭喝罵眾家丁道：「你們可見劉人老爺渾身濕透，怎麼這半晌不取衣服來換？」遂邀劉蘊入艙，雙福早送上一套衣服，代劉蘊更換。劉蘊復又叩首道謝，小儒急頂禮相還。坐定，又叫人備了暖酒與他衝趕寒氣，遂道：「明日我僱船一隻，送你回去，再將隨身應用衣履物件置備少許。到了南京，也無人知道。若說慮尊老人怒責，小弟作一稟函，將你委曲情由婉轉代達，想老人膝下只有你一人，只要你從此承歡色笑，子道無虧，為父母者即喜歡不盡，那裡似外人看待，還記恨前情麼，就是外人到了此時，也只有歎惜你的。」小儒一番話，半諷半勸，劉蘊愧的滿面緋紅，心內感激萬分，一句話都說不出，惟有唯唯聽命而已。少頃泊了船，小儒又命治酒代劉蘊壓驚。席間，又狠狠的規戒了一番，賓主直飲到三鼓始止。一夕無話。

次日，小儒封了一號船，又送劉蘊四百兩銀子，叫他自己該如何補置衣物；又撥了一名得力家丁，送他回轉南京，須當面見劉老人人呈信請安，細述其中原委。劉蘊謝了又謝，痛哭作別。

在路走了數日，已抵南京。小儒的家丁送他回府，當面見劉先達面呈了信。劉先達正愁著兒子不知去向，今見劉蘊回來，又看了小儒的信，心內又氣又憐，罵了劉蘊兩句，也只好罷了。隨即覆了回書，無非是些感謝的話，又重賞來人回去銷差。

單說小儒打發了劉蘊起身，沿途無多耽擱。這日到了杭州，祭祖，拜會親友各事，無須細述。整整忙了兩月有餘，因假期將滿，預備收拾起程。忽接奉南京來文，新任藩司已調升他處，所遺江寧藩司一缺，即著陳眉壽補授。總督衙門行文催促，速赴新任。各親友聞得此信，道賀餞行，更加熱鬧。小儒已擇定三日後動身，差人至各處辭行。

忽見雙福送進一封信來，說是京中祝伯青等人寄來的，因來足到了南京，聞得小儒已回浙江，一路迎上來的。小儒見是京中諸至交的米信，忙接過來開看。未知來信何事，且聽下回分解。